



二零二四年

中文文學創作獎

散文組 優異獎

〈彎彎的腳與汽水罐〉

鍾志輝

接近九十歲的外婆在農曆新年後不久就撒手人寰，一切來得突然卻又充滿寧靜，那感覺如躺在午後的海灘盯著遠方的太陽漸漸落下，與那閃爍發光的汽水罐隨著夕陽一同沉進海底的感覺。

人在盡頭，驀然回首，外婆一生沒有大富大貴，對於她的一切，我只知道一二。她沒有什麼光榮過去，更不曉得那「血濃於水」的族系、家史，我聽說的只有父母親二人對外婆片言隻語的敘述，以及我親身體驗的「被照料」，彷彿她的旅程就只有這匆匆而主觀的三四十年，直至現在我再也沒法向她證實任何的猜想和流傳下來的故事。

自小我便不是跟外婆一起居住，然而我的小學便在外婆家旁，於是照顧我的責任就落到外婆肩上。每天她都會站在校門外看著我進去又等待我出來，在我看不見的數小時裡張羅好晚餐，簡單地炒個青菜、蒸條魚、燉個湯之類的。晚飯後，外婆坐在鐵床邊搖著雙腳，目送下班回來接我的父親一同步出鐵閘，在長長的走廊裡有時還迴盪著外婆的輕聲短哼，或許在我看不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見的目中帶有我未曾理解的深情。我跟外婆沒有任何很長、很深入的對話，在我想來，或許她一直視我為小孩，而我也視她為家中長輩。我們之間有一道透明的玻璃門，無法聽清對方說些什麼，卻能夠依著對方的口型、神情、肢體明白一二。我跟外婆不像電視劇般，長輩對後輩苦口婆心說什麼大道理和訓話。我們圍繞的是「聽晚，你想食咩呀？」、「我聽日有體育堂，唔使準備皮鞋同校服喇。」、「晏啲幫我執埋啲汽水罐……」等語句。直到今天，我也不能好好理解她內心的想法。

在我有「確實記憶」時，外婆已經沒有工作，那時候她七十多歲。據母親說，她退休前曾是一名政府外判的清潔工。四十年前申請來港，外婆在香港唯一認識的同鄉在某政府部門工作，是有完整福利的公務員，她經常強調這事情。外婆生在農家，所以有種勤儉誠實的特質，應該對吧，大家都是這樣說，至少我外婆是這樣的人。外婆沒有機會讀書，也不知道她喜不喜歡讀書，家裡除了公公生前買的黃頁和剩下的「過期」馬經，就沒有其他文字刊物。大概只懂她丈夫、女兒、自己名字以及數目字，其他什麼字一概不懂，或許來了香港後，所住的「定德樓」三字也認得。基於這個緣由，那個住在「梨木樹」的公務員就介紹我外婆做清潔工，沒有福利的那種。我一直以為「梨木樹」是外婆家鄉的名字，曾幻想過那是一個怎樣的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地方，充滿農田、石房、走地雞和野狗……直至我在荃灣某個巴士站看見「梨木樹」的站名，才破滅我的疑慮。聽父親說，那時候天還未亮透，七八歲的母親就跟著外婆一起外出工作，外婆一邊推著承載兩個大垃圾桶的鐵皮車，一邊拉著母親的手巡視街道……雙手就這樣握著一生最重要的兩件事。「果個年代嘅人為咗生活，邊有咁多得揀……」這是我父親常說的話，或許他除了替外婆解釋外，也為自己訴苦。

每個人都得弄清潔，但每個人也不愛清潔，很多人總喜歡做他們不懂的事，然後說這是他們的職業。我不確定外婆有沒有「職業」，甚至是「敬業樂業」的概念，但她知道街上的垃圾能夠為她在香港帶來一份溫飽和寄託。外婆「退休」後也會在垃圾桶內撿拾汽水罐、啤酒罐拿去賣，她說「一仙一個好多架喇」，或許這是另類的「職業病」。每次她會囤積一百個拿去「收賣佬」那處賣，十塊錢不多不少，那時候安定街市裡的小吃檔，二元可買四顆咖哩魚蛋；三元一碗豆腐花，每次外婆都會給我買其中一樣。這十塊可是得來不易，並不是隨意把一百個金屬罐放在袋裡，就可在「收賣佬」處掏走十元。外婆先把罐裡的「殘羹」清理乾淨，她說汽水罐還好，只有一兩滴糖水，用水喉簡單沖洗就可以。若是啤酒罐，就「真係攞命」，大多都伴隨著灰灰臭臭的煙蒂，不但難以倒出，更有機會內藏無以名狀的髒物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清洗過後外婆便會把鋁罐踩扁，這過程總讓我察覺外婆的比常人彎曲的膝關節，她扶著一旁的木桌邊，用不太靈活的右腳奮力地踩下去，彷彿那瞬間生活的怨氣都被踏得臉目全非。然後彎下腰一個疊一個整齊地放在米袋中，再用尼龍繩繫好。

小學那段日子我時常幫忙把完好的鋁罐踩得扁平，一個汽水罐共需要踩三下才能完全變平，先在罐身正中，這是最輕鬆的一腳，罐首與罐尾立馬親了一下嘴；接下來才是關鍵一腳，先找出比較好的施力點和角度，才發力踩下罐的一端，若然踩的位置不好，除了有機會扭到腳踝，罐的形狀也會變得奇怪，另外一端就會「堅固」起來，怎樣也踩不平，那就要重新復原罐身的形狀，再來一次。我對踩汽水罐這「遊戲」樂此不疲，外婆也歡迎我幫「腳」，一百多幾個汽水罐，不消十分鐘全化成扁扁的金屬牌子，擠在一個白色米袋裡，靜待著被回收的下場，就如我們等著化成塵土的一剎，一切來得叮叮噹噹，又去得不留痕跡。

在我的記憶中，外婆的手終究是粗糙微腫，而那彎彎的腿總是搖擺著。白天，她在陽光充沛的廚房剝著菜心的花和莖皮，充滿皺紋的手指在一條條青蔥的菜心遊走，菜花、菜葉、菜莖、菜皮井然有序排在泛黃的木桌上，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再把沒有蟲蛀的部份放進大腿頂著的紅色圓膠篩。外婆作事永遠一絲不苟，似乎所有東西都在她掌控範圍內。我一直以為菜心的莖皮就如橙皮般不能吃進肚，後來我才知道一般人不會把菜心的莖皮剝掉。我沒有詢問過外婆這樣做的原因，但老人家總有她生存的智慧 and 經驗。小時候我獨愛吃沒有莖皮的菜心，柔軟的菜心放進口咀嚼，清甜的菜汁就輕易漫開來，充斥整個口腔。晚間，她在黃暈的燈光下剝著田雞皮，青筋浮現的左右手，分別拉著田雞的下半身和上半身的皮，那掙扎的力量彷彿捏著的是自己的命運，為了一頓飯把所有力氣都花光。外婆說田裡最多就是這東西，雖然肉不多，但多抓幾隻就夠一餐，香港的田雞不便宜啊……在昏昏黃黃的光線下，被斬下田雞的雙腿，彷彿與外婆的雙腿重疊，就這樣安放在鐵碟上靜待著命運的安排。外婆終年沒有休息，晝夜為了我總是在剝著甚麼……我有時候在想，我又能否剝開別人的皮，把他心意拿出來，一窺乾坤，或許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在赤裸血腥之中才顯得真實可靠。

直到我升上中學，外婆不再需要盯著我進出校門，我也減少了到她家吃晚飯的次數，也許是空餘時間慢慢增多，她常常到附近的公園溜達，順便撿上一兩個被隨處拋棄的啤酒罐。某次她就在家樓下的石級滑到，弄得四肢朝天，幸好及時被街坊碰見，很快送她到急症室去。醫生說外婆的 O 型腳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惡化，但這年紀做手術的風險很大……她開始變得行動不便，必須依著步行架才能走上幾步，活動圍範由一下子由屯門區縮少至生鏽鐵閘內的空間。外婆家的桌椅、櫃門、雪櫃、電視……開始變得殘破，連僅餘的一兩個啤酒罐也沾上讓它氧化的水氣，但它們盡力讓自己不沾上半點塵土。我盯著躺在鐵床上搖著雙腿的外婆，又用佈滿青筋的雙手揉撫膝蓋，那刻我想起當時那隻在鐵碟上被外婆剝下皮的田雞，又想起身處米袋中被踩扁的鋁罐。外婆雙腳中所圈著的大圓型與扁平鋁罐中的小圓形重疊在一起，彷彿冥冥之中甚麼東西透過這個圓，洞，穴，操控著外婆大半生，讓她終歸都未能自在地走上一段路。年輕時的她在什麼環境下成長才擁有著這雙讓人疼痛不堪的腳呢？

直至外婆離世前的一段短時間，我厭惡陪同她看病這回事。礙於父母親未能經常請假，任何的突發事情以及定期覆診等重任均交托給我。血濃於水的親情貴在互相幫忙和付出，我所厭惡的並不是失卻私人時間，而是某種難以控制的外在因素，總讓我心焦氣躁。外婆在雙腳疼痛期間總是變得混亂和感到不安，長久的候症時間如鐵鏽般慢慢侵蝕外婆的耐心和雙腿。她不斷問我為什麼這麼久也未能見醫生，我如實告訴她公立醫院的人手不足……我知道這不是她想要的回覆，她坐在輪椅上向忙碌奔波的護士招手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說「我等咗好耐喇，幾時見醫生啊，我隻腳好痛啊，陰公囉等咗成朝……」

一面喃喃自語，一面盯著來回走的醫護人員。大多護士都沒有正面回應外婆，邊跑著邊說「等啖籌喇！」某些會停下來說「婆婆啊，有緊急事件，醫生都去晒處理，要等多陣啊。」我知道她沒有說謊，掛在牆上的警示鐘散發著紅紅的光茫，與外婆內心猛烈的情緒對峙著。外婆必然聽不懂那兩個護士在說些甚麼，即使我用很緩慢的語速翻譯給她聽，她依然不懂……

然後又說「再等落去唔係辦法，我哋走喇。」我們的對話依舊單調和重複，如往昔一樣。我想起母親跟我說外婆跟外公看醫生的事。外公有一次在家跌到，一向固執的他，如往日執著於馬經上某匹馬般，死活也要到平常的普通診所看病。外婆從家裡揹著外公走，花了很大力氣走到離家三四公里的診所，醫生說「無你咁好氣，咁大件事唔去醫院！」然後幫外公叫了救護車到醫院去。除了外婆沒有人知道當時的她內心如何想，或許外婆也討厭陪別人看醫生這回事，但我知道那雙腿的確承受了不少重量，不單是七八十公斤的份量。那次差不多等候了三個小時才看到醫生的廬山真面目，但我已經忘記了最終如何度過漫長的侵蝕和痛楚，只記得那次之後外婆變得更討厭到醫院去，我猜想她寧願在床上搖擺著雙腿，也不願意坐在輪椅上等候無止境的等候，而我也再沒機會帶外婆來醫院了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從藥房領藥後，我推著外婆從闊寬的醫院大門一路走去，外頭突然變得烏雲密佈，「嘩啦」下起雨來，清涼的雨水把醫院的消毒藥水味都沖散掉。我出了神看著絲絲水珠從天空落下，外婆喊了一聲，我回過神來又把外婆推回醫院大樓，走到便利店買了一把長傘。那把傘剛準備張開迎接猛烈的沖刷和敲打，滂沱大雨霎時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價值七百多個鋁罐的雨傘只能宣佈暫時「退休」，那是上天跟我開的一個小玩笑。

失卻靈魂的外婆被母親發現躺在鐵床上，像平常一樣睡著，卻不會再醒來。她的白髮、眼睛、嘴巴、手，那雙折磨半生的 O 型腳，都不會動了，也不用喊著痛而動。她真的沒有感覺嗎？我嘗試摸她的手，那雙拾過無數汽水罐、剝過千萬條菜心和數百隻田雞的手，但她的手沒有昔日的溫度和氣力。

火葬當天，「咗！」的一聲，半尺厚的黑色靈蓋子把安詳的外婆壓了下去，道士敲著喇叭發出愴涼的悲號，「錚錚鐺鐺」的聲—音彷彿帶我到某座鋁罐築成的山丘，彷彿每一次鑼鐸碰撞就有一個汽水罐被壓扁，又一隻田雞的魂魄一響而躍，轉眼間靈堂前的棺木被輸送帶運到前方的火化區，道士此刻發出更響亮的哀號……那是一座汽水罐被壓破的聲音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語言平實，感情充盈，故事感人。

—馮偉才先生



二零二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

<https://www.hkpl.gov.hk/tc/extension-activities/page/280732/WinningResults.html>